

知味

辣椒

◆董全云

有则谜语说：“小绿孩，小红孩，肚里装着铜钱。”小铜钱是什么？就是圆形的辣椒籽，而那些小红孩小绿孩，就是辣椒。

酸甜苦辣咸，辣是五味里的一味。有人无辣不欢，有人相敬如宾。辣椒相传是明末才从南美洲传入中国。清人陈淏的《花镜》曰：“番椒，俗名蒴茄，高一二尺，丛生，白花，秋深结子，俨如秃笔倒垂，出绿后朱红，悬挂可观。其味最辣，人多采用。研极细，冬月取代胡椒。”

起初辣椒为观赏植物，被栽在花盆里，枝丫曲折小叶互生，小小白色花瓣盈盈满目。花渐落，绿色的小尖果实露出头。长熟了摘下来，用棉线穿成一串挂在墙角，红红火火的，看着就那么烟火和喜气！

要说厨房里辣的菜蔬和佐料也不少，比如葱、姜、蒜、芥末，还有胡椒，但是谁都没有辣椒辣得直爽和酣畅。老话儿说：姜辣嘴，蒜辣心，大葱辣眼睛。而辣椒的辣则辣得让人无处躲藏，辣得轰轰烈烈。记得有首四川民歌《辣妹子》，把小辣椒一样火辣的辣妹子写得生动活泼，让人一吃辣椒就忍不住想起了那首歌。对于爱辣椒者，无辣无味，无辣不思食，爱者深爱，怕者汗颜。

辣椒在中医上还有祛风行血，散寒解郁，消食呕逆，打疳疳，止痢疾的功效。马未都曾说：“辣不是一种味觉，更是一种痛觉。”比如用刀切辣椒，我们的手也会感到辣痛，若是碰到眼睛和脸，定会感到火辣辣的痛。爱吃辣椒者，大多是“嘶嘶——”地哈着气，舌头上的辣味再传到大脑，然后为了抑制这种疼痛，大脑会分泌一种内啡肽，减轻痛感，并且产生快感，故而痛并快乐着。

老家的菜园子里都少不了辣椒，就像谁家都少不了几个毛头孩子一样。辣椒好养，不长虫子，一茬一茬地结，一株辣椒秧子能结几十个辣椒，从夏天能结到老秋。到最后，初霜了，叶子蔫吧了，秧上往往还有许多半大不小的辣椒娃娃。太小，就和老黄瓜、老茄子一起腌到咸菜缸里，到冬天吃，脆脆的，还稍带点酸，下饭得很。

朝天椒颜色有紫有黄，个头又尖又小，但是辣味最撩——贼辣辣的冲头。而甜椒肉就憨厚，傻大个，又肥又笨的样子，厚道得很，还捎带一点点的甜。凉调做水果沙拉，红、黄、绿几种颜色，极是好看。

深秋，大多农户的屋檐下都要挂几串红辣椒，像一串串红鞭炮。厨房里油锅里欢唱着，妇人扭身伸手揪两枚火红的干辣椒扔进锅里，一股香辣味就窜出来，青菜、肉打几个滚出盘，嘿，那叫一个色香味美！男人喜欢吃炸辣子，红辣椒细细地剁碎，装碗，“噹——”地打开火，锅里热油至翻滚，花椒、葱花、辣椒，再配点碎花生和芝麻，咝啦一声，满屋浓香，香的连外面的人闻见都忍不住吸鼻子，令人胃口大开，食欲倍增。

深秋辣子红了，洗净晾干做辣椒，先将鲜红的辣椒切碎，再将姜剁成碎末，切进去两个苹果，用小坛子密封严实，配热馒头或者是面条、米饭，要比原来多吃一倍的饭呢。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称凤辣子，是因为精明能干，敢作敢当，有着女子的泼辣和男子的豪迈。这样的女人，不仅是个“小辣椒”，还巾帼不让须眉呢。如今，网络有句热词——“辣眼睛”，其实此辣和辣椒没什么关系，多用于形容不忍直视、惨不忍睹等潜在含义，想想就不觉莞尔一笑。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我家的住房变奏曲

◆宋宏建

天喜地，载歌载舞，有个自己的小窝真的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好景不长，婚后一载，女儿急不可耐地来到这个世界，屋子开始显得狭窄，开始有了哭闹、有了唇枪舌战、有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有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鸡零狗碎……

忙忙碌碌的日子，不知不觉到了上世纪90年代。谢天谢地，已中高级职称三年的我，在地质队终于有了住楼资格。乔迁新居，一室一厅，三口之家总算搬进一个13.5平方米的旧楼：一套老家具、一张大床、一个书柜和沙发，无论怎样优化组合，还是霸占了蜗居面积的五分之四。那时女儿五岁半，睡觉按分配不准超床宽45厘米，但一入梦，她就开始侵略我和妻子的地盘。冬天好凑乎，三人倒也不团结友爱和平共处。夏天则不然，一对半火炉身，谁也怕挨谁。妻身体不好，不敢打地铺，一家之长的我只好与床忍痛割爱。我患风湿性肩周炎，睡水泥地背疼，只好委屈了七尺

之躯，每日练虾功蜷缩在沙发上过夜。妻心里难受，不免牢骚满腹，我倒能豁达处世：“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蜗居虽小，有仙则灵。一可修身养性，专治急脚风症；二利感情融洽，比如夫妇白天干架，晚间照睡一屋，如屋多了各自为政，天长日久岂不生分？”妻闻言撇嘴，笑我是苦中作乐的阿Q。

光阴似箭，蜗居狭小的矛盾又开始日益突出。先是女儿上学，需要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继家里陆续添置的饭桌、洗衣机和冰箱，又无疑形成一群吞食地盘的饕餮。按理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照顾调个大点的房子。可单位是知识分子密集型的地质队，老百姓说工程师一毛钱买十一个，一分不值呀！虽说这一套小楼房，住得窝窝憋憋，却不必怕刮风下雨跑职工食堂打饭，不必一日三餐等在公用水龙头下排队洗刷，不必和大家抢公共厕所……总之，这一切“不

必”时时勉励着我，知足者常乐！

星移斗转，风卷云舒。1994年，我终于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楼房。4年后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我在洛阳交了5万多元，买下了原单位一套7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2009年我工作调动到省局，就一直攒钱在郑州买房。攒到2013年，终于交齐60万购房款，接着又花去20万装修和买家具费，于退休前两年的2014年底，搬进了这套安装有电梯的高层住宅楼。整套房产143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是我以前连做梦都没敢想到的。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出身农村，1978年考学时还住在乡下的土窑。参加工作后，我先在学校“寝办合一”住集体宿舍；继之住单位分房，从平房到楼房，从一间到一套，从一室一厅到两室一厅；再从住公房到自己凭工资买房，从两室一厅到三室两厅，一辈子艰苦奋斗，却也收获了自豪！



风雨秋池(国画) 孟超

师恩难忘

绿围巾

◆王文平

绿围巾一直飘荡在我生命的上空。它像一枚叶子，滋养着我的生命之树。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读初二，教我物理化学的老师是一个高中毕业不久的大姐姐。她是那么美，脸蛋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犹如黑葡萄，齐耳短发一边搭在耳后，一边自然下垂。她每天除了正常上课，每天早晚自习都到我们班里辅导，解答疑难问题。由于她辛勤的付出，我们的理化成绩在全乡中学里比较靠前。

那年我有幸被选中参加全省多校理化竞赛考试，她亲自送我去考点。考点在马谷田乡政府的乡中学，距离我们罗店学校有七八里的丘陵山路。如果是好天气，这点路对我们农村孩子来说不算什么，可是那天天公不作美，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且伴着刀子一样的狂风，大雪覆盖了所有的路面，四野白茫茫一片，路上也没有行人，几乎找不到路，大雪被风追赶把路边原有的沟也填平了，一不小心就会踏进沟里，膝盖一下子就没入雪中，行路难，大风雪之路就更难。我们趟起着身子艰难前行，整个人都冻僵了，脸被打得生疼。老师发现我头上脖子上什么都没戴，就把她崭新的绿围巾从自己脖子上取下来，把我的头和脸包起来。她一会儿拉着我，一会儿拥着我，一会儿拖着我，我们两个变成了雪人。我抬头看老师，她的头上、眉毛上全是雪花，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我第一次围那么洋气的毛线围巾，那么好看，那么暖和！我三岁多丧母，从小到大只围过那种带穗子的布方巾，折成三角包在头上，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和难得。老师长长的绿围巾，多么厚实，多么松软，多么暖和！带着老师的体温，带着老师的体香，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多想时间就此静止，让我幸福的感觉永远留下！

时间终究流逝，但那幸福真的永在心中，不曾减弱，不曾忘怀——绿围巾围住了那一年所有风雪的日子，温暖了我一生孤独寒冷的时光。

从此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绿色。

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所不同的是：老师教书育人，我则培育花花草草，扮靓城市的角落角落。

家乡一别，工作繁忙，琐事缠身，与老师已有三十年未见。但老师给我的关爱终生难忘，每遇到有难之人，也必援手相助，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那时的她，只是一位民办教师，工资微薄，但她乐在其中，日夜坚守在岗位上，传道授业解惑，以校为家，以学生为子女，倾尽心血，不计报酬，不图回报，其灵魂是多么圣洁高贵啊！

此刻，我多想问候一下我的老师，轻轻问一声：“老师，你还好吗？你还记得那条绿围巾吗？”

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的老师，芳名禹芳。

新书架

《巴黎画记》以中国之眼发现浪漫之都角落的美

◆孙倩

与辜鸿铭、林语堂齐名的华人英语作者，享誉世界的文化传播者、作家与画家蒋彝，旅居英美数十年，以笔名“哑行者”创作了一系列隽永雅致的旅行画记，风靡海外。由世纪文景出版的《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曾引发新一波蒋彝热，近日，蒋彝“哑行者画记”系列第三册《巴黎画记》中译本首次问世。书中记录了蒋彝上世纪50年代在巴黎的见闻，既游览了巴黎艺术区，也拜访了巴黎手艺人，还探访了作为当代思想发源地的著名咖啡馆。当时已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蒋彝，依旧使用传统中国诗文画，来表现巴黎浪漫的场景。

诚然，古往今来有无数名人写过巴黎这座花都，但旨在海外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卓有成就的蒋彝，在他笔下，这座已为人所熟知的大都市绽放出新鲜的光彩，每一个角落都蕴藏着惊喜，而他兼具中国文人素养和英式绅士幽默的笔锋，令旅行中那怡然自得的愉悦与凝思在字里行间徜徉，温润如玉。今天我们重读蒋彝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中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文化历史背景，更在于享受那份行走观察中淡然的快乐，体悟文化与人生的心境，重新认识周遭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美好。

所在，也该是自己梦想的指向。只是普通人的优点和长处容易被这个社会和自己低估，但一个人避免不了从别人的肯定中进行自我价值判断，又必须以自我价值判断确定自我的人生坐标定位，要在众声喧哗中辨明自己，拥有不断向前的价值定力，瞄准自我认定的方向一直向前走。兴趣能唤醒潜伏在庸常人生中的无限动力，而且花开在枝末，生活的意趣，也往往绽放在人生的主干之外。

其实人至不惑反倒积攒下更多的困惑，不过，一个人不需要对这个世界完全理解和弄懂，只要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见解，不惑之年走到中途，尤当勉力刻画下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不惑之年，再不显老鬓边都会生出几根白发，在满头黑发中显得极为显眼，所以也很容易被女儿挑出来，替我拔掉，但头天拔下一根，第二天就多生出两根、三根，待女儿再替我拔，我只好含笑阻止。时光的脚步无法阻挡，壮年转眼过渡到中年，老年也已在不远处招手，人生已不必事事执着，或许自己给自己让条路，脚下才会有条不惑的大道！

灯下漫笔

人至不惑向内求

◆韩心泽

扛起来，能放的放下去。可顺应了命运的摆布，也得学会摆布自己的命运，为了这世上需要自己的人，提振精神安放好自己的身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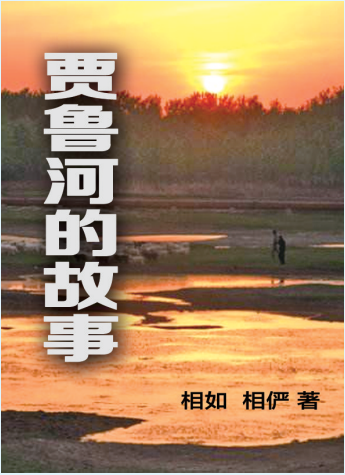
人至不惑向内求，要先调适内心，再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人的一生，在繁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下，都是在一边委屈自己，一边努力地寻找自我。我们不断地层层拨开外在世界的干扰和迷雾，但那一把把解开人生困惑的钥匙，就潜藏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自我，心性清澈了，就点亮了自我，就能自己给自己照亮前路，就可以静下心来走自己的路，不至于不和别人拥挤在一条大街上便内心空落无依，就能对心中各种欲念不断地删繁就简，把曾经以为放不下的东西轻轻放下，放到心外的天地，以便集中精力扛起更

加沉重的工作与家庭的责任。

不惑之年，一定要捻熄对这世界的各种看不惯，因为那些超出我们常识和习惯思维的事物，往往正是流行与时尚演变的方向，甚至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所指。必须积极面对新事物，放下执念，抛下成见，腾空自我，虚心容纳与接受这世间所有。不要让自己和长辈老人一样，早早地失去“学习力”。以前学习后，会感觉自己无知，现在学习后，感受到的是危机，这世界变化太快，正在惩罚不会改变自己的人，而改变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心中有积累，胸中有气象，人生自会风景万千。

年华老去，更要及时捡回遗落的少年梦想，否则，即便能在名利中安身，何以在岁月里安心？一个人的兴趣所在，就是自己的优势与特长

连载



入颍水，溯颍入郑水”的水运网络的北段就是明清郑水或贾鲁河河道。明代胡世宁所建议的这套联通黄河、淮河的水运通道只需将贾鲁河上游京、索、须诸泉皆引入郑水（即贾鲁河）便可使江淮漕舟出于“荥阳之间”，这项工程于嘉靖九年（1530年）5月完工，前后大体经历了3年的时间，

今郑州市区、新密市、新郑市交接的新郑市辖境内西北部有梅山地名，应该就是郑水的源头。梅山之东有十八里河是否就是郑水的上游，有待进一步研究。在2005年印刷的郑州市域地图上，郑东新区辖境内有“郑河”地名，此地在今郑东新区如意路与龙湖外环南路交口一带，有人研究此处可能就是明代郑水故道下游所经，也许或许有一段时间郑水称郑河也未可定。

若自梅山向东北，郑水故道大体可能在今十八里河与金水河之间向东北流，至今郑东新区向东再注入贾鲁河。

如果此推论不误，贾鲁河上游水系应包括西支的索、颍河，中支的京水河和源于梅山的东支的郑水。京、索须、郑水共同构成了贾鲁河的上源水系，中支京水、西支索须故道犹存变迁不大，东支的郑水已湮没无迹了，无可寻访。

清代碑刻记载的郑水，仅仅为贾鲁河上游水源之东支，但在明代嘉靖时期的左都御史胡世宁的奏折中，郑水就不仅仅是贾鲁

河的一条分支了。

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决于丰沛，溃水先冲入京杭大运河后又漫入昭阳湖，漕运断绝，左都御史胡世宁上奏明神宗请疏浚贾鲁河以通漕舟说：“查荥阳之东广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镇而南经尉氏、扶沟、西华之东，沈丘之南，在元史名为郑水，土人名为贾鲁河者也。南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名为沙河，至颍州正阳镇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又说：“自来仙镇而北而西至郑州西北惠济桥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当修浚。若于惠济桥西开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黄河，不及二十里。渡河而北直入沁口，为道甚便。如谓郑水微弱，不任漕舟，则荥郑之间又有京水、索水、须水诸泉皆可引入郑水以济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石闸，如会通河之比则蓄洪，有时水自裕，如计其工费丁力亦不过四五万两耳，若此道既通，则漕舟出天妃闸即繇洪泽湖入淮，溯淮入颍水，溯颍入郑水，牵挽

尤稳，黄河又可不用矣，虽冲溢万变何虑焉。”由胡氏的奏疏中所谓郑州西北惠济桥、京水、索水、须水等诸地皆可落实。特别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惠济桥在今郑州市北郊惠济桥村，此桥是一座三孔石桥，桥面长14.44米，宽5.08米，建于元末明初……在惠济桥南侧及南部河经过试掘，出土有唐、宋、元、明、清时期堆积层及大量文化遗物，尤以元明时期遗物最为丰富。河道两侧堤堤经过解剖，发现其时代最早到元代，晚至清代，元代以前河堤已不清晰。由现代考古资料证明惠济桥下确实存在着一条向北与黄河相通的古河道，这条古河道正是胡世宁说“于惠济桥西开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黄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为道甚便”的贾鲁河河道。

此道贯通以后，江淮北上京师漕舟可不经会通河，在胡世宁看来贾鲁河水运最大的优势不仅是“牵挽尤稳”，而且可以避黄河的艰险，即所谓“黄河又可不用矣，虽冲溢万变何虑焉。”这条“出天妃闸即由洪泽湖入淮，溯淮